

中国当代记者随笔

ZHONGGUO
DANGDAI
JIZHE
SUIBI

文史拾荒

/ 李 乔随笔

★王春瑜 主编 ★李 乔 著

WENSHI SHIHUANG—LIQIAO SUIBI

★东方出版中心



1267
304



* T 0 2 1 2 2 6 *

ABY84/08



文史拾荒

李 乔随笔

WENSHI SHIHUANG——LIQIAO SUIBI

中国当代记者 随笔

ZHONGGUO DANGDAI JIZHE SUIBI

★王春瑜 主编 ★李 乔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文史拾荒——李乔随笔

李 乔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30千字 插页5

版次: 199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27-111-2/I·47

定价: 18.00元

既读有字书,又读无字书,才能成为有用的读书人。

李乔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国当代记者随笔》丛书之一，收随笔 77 篇，分成 4 辑：“若要富——世象杂志”、“雅的这样俗——文化小影”、“瓮中打油——观人识小”、“读书种子——书边偶记”。内容丰富而深邃，涉及社会、人生、事业、治学、读书、交友、处世等诸多方面。文笔流畅隽永，耐人寻味。可读性很强。作者文史功底厚实，每论及一个问题，常旁征博引，从许多典籍中摘录众多的资料，并深入开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获得种种启迪，又能增长许多文史知识。本书适宜于中等文化水平的一般读者以及文史爱好者。

总 序

王春瑜

人生隔膜多。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记者似乎也是雾几重，隔帘枕。不知始于何时，有些人称记者是“无冕皇帝”，仿佛他们威风八面，神通广大；也有一些人，说起记者，动辄一概而论曰“小报记者”、“记者手笔”、“眼高手低”云云，似乎记者要比学者矮一头。其实，这些都是误解。

虽说我偶尔客串过记者，毕竟没有正式当过记者。但是，才海内外的文友中，却有不少记者，有几位，更是契友，交之以心，肝胆相照。在我看来，记者就是记者。他们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时时激起几朵浪花，更时时体察着人生三味。

说起三味，读书人多半会联想起鲁迅的名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何故曰“三味”？鲁迅翁在文中并未交待。其实，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个“三味书屋”，“三味”可能有种种典故，而更重要的是，知道有位从“三味书屋”中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人生，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也就够了。

当然，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对于学者、作家来说，下笔为文时，凡事都可不求甚解，包括写随笔体的文章。时下随笔方兴未艾。不仅报刊上常有随笔问世，并有专门刊物，而个人随笔集、随笔选本、随笔丛书更相继问世。走进书店，即可映入眼帘。我以为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几年前俗文化中的不入流却“沧海横

流”的产物：否极泰来，雅文化——严肃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随笔，毕竟站住脚，而且占据要津。但是，也许是“杞人忧天”使然，也许是史学家的职业病作祟，我常常想，回顾一下中国文化史，我们便会发现：每每有一种文化现象，轰轰烈烈而来，但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古人所云，其兴也勃，其灭也速。倘若说眼下随笔热中潜伏着什么危机的话，我以为有两种不良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有少数作者写随笔太随便，事实上也正是太不求甚解，诸如看见阿猫、阿狗或花花草草，发表一通肤浅的观感、感喟之类，读后几乎无所获；二是晚明山人气味太浓，正如清初剧作家蒋士铨在《临川梦》中所抨击的那样，“妆点山林大架子”，“蝇营钟鼎润烟霞”。住在现代化的公寓里，却说憋得慌，向往竹篱茅舍、昏鸦寒柳；攀附名流，写一些达官、名士的耳食余闻，甚至他们的咳嗽声、打呼噜状、剔牙齿的姿势；诸如此类，真让人疑心这是不是在重温“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的旧梦？或者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是别一种“噉饭之道”？凡此，是我人渐老，太多疑？还是眼昏花，把芝麻看成西瓜？待考。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此类随笔作品，充其量不过是形同照得见人影的薄粥汤而已。看来，没有对人生严肃的执著的追求，没有博览群书，是很难写出像样的随笔作品的。

令人欣慰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刚步入中年，人生的酸甜苦辣，伴随着他们的坚实脚步，留下值得回顾的一串串脚印；纵览由古及今的人生大海，对海上明月、弥天大雾、滚滚波涛、水下暗礁，都看得比较分明。更可贵的是，他们是学者化的记者，是对书海一往情深，不断泛舟夜航、永远不知疲倦的书生。也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春林、李乔、尹人三位同志，还分别是《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读书版的主持者，他们的敬业、求知、著述，很多读者都是熟悉的。明代万历年间袁中道给其兄中

郎的随笔集作序时说：“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事实上，倘有谁真的写文章时“无一字无来历”，必定繁琐不堪，读来味同嚼蜡。我不敢用这“三无”来形容这套书的作者。但另一种“三无”，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无一人不苦读，无一人不自成风格，无一篇不精心写作。有此“三无”，读者就可以放心细品慢尝了。

隆冬已至。遥望窗外，落木萧萧，寒云四合。不是说冬天既已来临，春天也就不远了吗？“寒凝大地发春华”，忽忆元人马致远的小令有谓：“前村梅花开尽，看东风桃李争春。”让我们祝福即将到来的春天！

1995年11月30日

于京南方庄芳星园老牛堂

自序

我原先极想做个大雅之士，所以总是弄学问，弄的都是古事儿，人称史学。但弄来弄去便走了偏，弄起随笔来。大雅之士是做不成了。但我想，洪容斋、袁中郎都去做随笔，老人家的榻边还常放着洪容斋的随笔，不都表明这随笔也是很雅的么？于是又觉得自己虽非大雅，却也算是小雅了。但有时又真想连随笔也不做，而是去“下海”，可又实在舍不得这身长衫，对“回”字有四种写法之类的雕虫小技也挺留恋，所以至今仍在书案边、纸堆里“行走”（此乃附庸清朝“行走”之雅也），而且竟“行走”出了这本小书。

我的所谓随笔，自然是背离了学问正途的，而且似乎也不大合于一般文人随笔的路数。挤进“随笔”的行列，是有点受之有愧的。好在“随笔”一词中有个“随”字，“随”字肚里能撑船，我的这些小文也就可以被海涵进去了。

书名里的“文史”两字，本来是很高贵的，但人们用的多了，反倒显得有些俗了。但因书中的内容大抵不出文史的范围，便不管贵贱雅俗，拿来便用了。“拾荒”二字，乃是实情。正宗的文史研究，真正老王麻子式的文史文章，小书都够不上。小书所谈问题、所用材料，大都是些竹头木屑、牛溲马勃，多是人所弃者，故曰“拾荒”。是为序。

目 录

总序	王春瑜
自序	1

若要富.....

——世象杂志

若要富	3
闲话宋代的夜市	8
字号·牌匾·门面	11
剽客	14
流言家	17
“地保”们	20
杂话“无子出妻”	24
男子与吹牛	26
大丈夫小札	30
床头杂记	35
禁忌	41
读读反迷信史	44
“会中吟”解读	48
清谈只宜闲散人	51
头发三题	53
杨乃武案	58

千百年的瘟疫	61
论死	67
平心谈	70
动刀的日子	73
剪灯偶笔	76

雅的这样俗

——文化小影

别冷落了墨家	91
雅的这样俗	95
倔强与妩媚	98
古代日本的“拿来主义”	101
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	105
雕虫辨	110
龙虫并雕	113
盖酱罐的文章	116
从象牙塔到十字街	119
古代植树琐谈	122
童谣	126
一声天籁	130
诗出铁血	132
“闲时歌者”的杂感	135
陈婆虽麻，豆腐未尝不好吃	141
一句晋语	146
鸿渐	150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	153
百帝山庄	159

新闻与历史·····	162
宗吾·····	165

瓮中打油

——观人识小

王维讥讽陶渊明·····	173
欧阳修被诬二事·····	176
模棱官·····	179
我爱傅山·····	182
冯小青的悲剧·····	187
冯梦龙的《禁溺女告示》·····	190
“难得糊涂”漫考·····	193
一个绍兴师爷的贫富观·····	197
“清廉”的庸吏——曹振鏞·····	201
棱角让谁磨去了？·····	204
曾氏语录·····	207
也说曾国藩的可怕·····	212
“庆记父子公司”·····	216
谋官术与做官术·····	219
鲁迅与绰号·····	222
周作人谈油炸鬼·····	227
关于江绍原·····	231
罗尔纲先生的“不隐善”·····	238
“半个史学家”，非也·····	243
瓮中打油·····	247

读书种子

——书边偶记

读书种子·····	253
功夫在杂文之外·····	256
掉书袋·常谈式·书卷气·····	260
鬼才杂文·····	263
商人读物与商人著书·····	266
应是商人传家宝·····	270
谈日记·····	276
读《牛棚日记》·····	281
从“芸斋主人曰”说到“论赞”·····	286
梦中的燕京乡土·····	291
《三国》《水浒》与老百姓·····	295
绍兴师爷的恐惧·····	298
化玄奥为平常·····	301
用两杆秤读一部传记·····	304
一把剪刀运动·····	307
老牛堂的血脉·····	310
滴酒观世界·····	314

若要富……

——世象杂志

若要富……

若要富，走何路？古来不知多少人为此劳心费神，也不知想出了多少点子、门路。心声宣之于口，便流行起了一种“若要富”型的谣谚。

“若要富，种果树”，“若要富，先修路”，果树的经济价值高，路通了，经济就活了，这些都是致富的妙招。“若要富，挖古墓”，“若要富，抢铁路”，古墓中的文物能换大钱，铁路更是不竭的财源，所以挖、抢也是致富之途。但种树、修路是劳动致富，挖墓、抢劫是因奸致富，高下判若云泥。

这些都是今谚。古谚、旧谚对“若要富”的回答，比今谚要驳杂丰富得多。

《荀子·大略篇》引民谚云：“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欲富乎”，亦即“若要富”。这句民谚是所见最早的“若要富”型的谣谚。谣谚

的意思是，要致富就要不顾廉耻，倾身绝命以求，要六亲不认，要与“义”字道别。这分明是为富不仁的致富之法。谣谚对这种致富之法竟是如此的无遮拦，真令人吃惊。这倒使我疑心这句谣谚是否是对为富不仁者的讽刺。

在农业社会里，从土里觅食、靠种田致富的观念极普遍，因之便产生了许多有关的谣谚。元曲《冻苏秦衣锦还乡》引民谚云：“若要富，土里做；若要饶，土里刨。”后世又有类似的谚语云：“若要富，男耕田，女织布。”这些谚语，是典型的小农意识的反映，若是高抬它一下，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一种重农思想。从谚语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农家辛勤劳作的图画，但细想起来，在旧时代，有多少农民靠“土里做”致富了呢？

《齐民要术》所引《汜胜之书》中有“子欲富，黄金覆”之谚，是说要使麦子丰产，就要用柴草壅盖麦根，并认为此法之宝贵犹如黄金。这是一条讲种田技术的农谚，但其中包含着靠科学种田以致富的思想。古书中出现三字经式的“若要富”型谚语，大概以此谚为最早。

商品经济发达以后，有关经商致富的谚语便发达起来。宋人笔记记民谚云：“要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行在，指南宋首都杭州。杭州繁盛而奢靡，酒醋用量大，所以经营酒醋可以致富。这条谚语反映的是重商观念，与“若要富，土里做”的小农意识完全不同。这条谚语简直是在号召人们到京城去“下海”。从这条谚语中，仿佛可以看到京城中云集着众多的酒商醋贩。当铺，在旧时代是谋取暴利的行业，于是有了“若要富，开当铺”的俗谚。这句俗谚，必会鼓动起不少渴望发财的人对当铺业趋之若鹜。当铺的兴旺，必定伴随着穷人的眼泪，这句俗谚的背后，不知隐藏着多少沉重的故事。

明代有这样一句谚语：“若要富，须往猫里务。”何谓“猫里